

一九三〇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著

神州國光出版社

1931

目次

俄羅斯：

柴霍甫未刊的戲劇·····	一
屠格涅甫新作的發現·····	六
屠格涅甫趣味的轉換·····	七
庫卜林寫賣淫婦·····	一一

高爾基的旁觀者·····	一三
瑪耶闊夫司基自殺·····	一七
愛蓮堡的戀愛小說·····	二四
嘲笑歐美的愛蓮堡·····	二六
法兌耶夫的十九個·····	二八
最近的新俄小說·····	三一
最近的俄國文壇·····	三七
俄國的通俗文學·····	四〇
法蘭西(附比利時)·····	
佛羅貝爾未刊的情書·····	四三
巴比塞與俄國·····	四七
杜哈美爾的新小說·····	五一

青年作家洛瑟爾·····	五四
聶古爾獎金贈與阿蘭德·····	五六
法國文壇雜訊·····	五八
梅特林克在尼斯·····	六三
英吉利(附愛爾蘭)·····	
曼殊斐兒的文學批評·····	六七
小說家羅蘭斯逝世·····	六九
桂冠詩人白禮齊士逝世·····	七一
新任桂冠詩人麥斯斐爾·····	七四
最近兩年的霍桑屯獎金·····	七九
一個兵士詩人的回憶·····	八一
艾爾絲及其銀河·····	八三

魏赫特的怪小說·····	八六
女詩人席瓊爾·····	八八
舞台劇社的今昔·····	九〇
兩種著名刊物停刊·····	九四
英國的三本新小說·····	九六
厄特斯密寫拜倫·····	九八
英國文壇雜訊·····	一〇〇
最近的愛爾蘭文壇·····	一二三
王爾德未寫的戲劇·····	一二七
最近朱士的生涯·····	一二九
史蒂芬士的詩歌殺人·····	一三一
奧弗拉赫德的兩本新著·····	一三五

美利堅(附墨西哥)：

花爾藤寫窮作家·····	一三五
辛克萊的山城·····	一三七
小評論編者的自傳·····	一三九
我們歌唱的力量·····	一四一
新羣衆及其作家·····	一四四
美國作家懷爾道·····	一五一
哥爾德與庫尼茨的論戰·····	一五六
美國文壇在俄國·····	一六八
美國文壇雜訊·····	一七二
墨西哥詩人涅爾服·····	一七六
德意志(附奧大利)：	

最近的德國文壇·····	一七九
霍普特曼寫三角戀愛·····	一八三
士圖戀和叔爾次·····	一八五
顯尼志勞的短篇小說集·····	一八八
最近的托馬斯曼·····	一九〇
亨利曼與雅寧斯·····	一九三
詩人何爾茲逝世·····	一九五
威甫爾改變作風·····	一九七
格來塞爾在巴黎·····	一九九
青年作家的一羣·····	二〇二
德國的新詩人·····	二〇五
三本德國小說·····	二〇七

二百五十卷的德國文學史·····	二〇九
德國文壇雜訊·····	二一一
兩本德國小說的英譯·····	二一五
斯干底那維亞·····	
安徒生一百二十五年紀念·····	二一七
丹麥五個文學家·····	二一九
瑞典三個文學家·····	二二四
瑞典詩人佛羅亭新傳·····	二三四
拉綺洛孚與有聲電影·····	二三八
最近的挪威文壇·····	二四〇
哈姆生的最後一章·····	二四三
德國人眼中的哈姆生·····	二四五

意大利：

安達西的在曠野中·····	二四七
安達西描寫現代生活·····	二四九
挪威小說的英譯·····	二五一
斯干底那維亞文壇雜訊·····	二五五
克羅采搜集席賽爾遺著·····	二五九
摩爾賽里及其遺著·····	二六二
斯維福寫老作家·····	二六五
斯維福派的小說·····	二六七
巴爾丁尼的新作·····	二六九
邦坦貝利的新作·····	二七一
皮藍得婁的厄運·····	二七三

皮藍得囊新劇本上演·····	二七五
皮藍得囊創造有聲電影·····	二七七
意大利的青年作家·····	二七九
意大利青年作家的興起·····	二八六
意大利文壇雜訊·····	二八八
意大利現代文學史·····	二九三
西班牙：	
現代西班牙文學·····	二九五
最近的西班牙文壇·····	二九九
賽爾納的電影城·····	三〇二
匈牙利：	
匈牙利三本新小說·····	三〇三

捷克：

最近的捷克文壇……………三〇七

小說家吉拉塞克逝世……………三一二

捷貝克的九個短篇……………三一六

波蘭：

小說家阿爾堪逝世……………三一九

荷蘭：

女小說家白露琴……………三二三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的新文豪……………三二五

新猶太：

新猶太作家那底爾……………三二七

阿胥的三幕悲劇……………	三二九
跋	
人名索引	

一九三〇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編

俄羅斯

柴霍甫未刊的戲劇

柴霍甫 (Chehov) 的戲劇無用之人拍拉通諾夫 (That Worthless Fellow Platonov) 最近已有英譯。此書是未刊的，或者說得準確一點，是比較最近纔發現的。總之這是一件難得的事情。自然，打開這本書來看的人，想要找到這本書與櫻桃園，三姊妹之類

相等，那是會要失望的。雖然有許多段可以顯出柴霍甫的天才，總不及後期作品的成績。但是在研究上卻有很大的用處。

無用之人拍拉通諾夫是柴霍甫正式寫戲劇的嘗試。以前雖也寫過兩種，但那兩種尚未脫稚氣，可以存而不論。柴霍甫寫這戲劇時是一八八〇年，那時他在莫斯科大學讀書，只有二十歲。他在當時常以筆名在二等刊物上投稿幽默的短篇小說。顯然他寫無用之人拍拉通諾夫是含有很大的希望的；他夢想着莫斯科的馬萊（Malin）劇場上演，可以使他從通俗小說家的地位一躍而為真正的文學家。但是著名的女優耶摩蘿芙（M. N. Yermolov）卻不喜歡柴霍甫所呈獻的劇稿。柴霍甫依照她的指示改了一遍，後來卻擱置了下來。究竟是爲了醫藥忙和短篇小說忙無暇顧到呢，還是爲碰了釘子以後就灰心呢？這我們可就知道了。在一九二三年，也就是柴霍甫死後九年，在他的紙堆中找到這本戲劇，便在莫斯科刊印了出來。

這本戲劇的大意是說一個校長拍拉通諾夫有尊貴的氣質，爲女人的熱情和自己的寡

斷所毀。他又想接近她們，又想遠離她們；又想出門，又想住家；又想追逐，又想退縮。英譯者寇諾斯（John Cournos）稱之爲『意志薄弱的唐歡（Don Juan）』，但他除了戀愛的大度以外，卻沒有什麼像唐歡的地方。他娶了撒霞，撒霞是一個忠心的妻子，唯一可以使他快樂的女人。他正預備愛那寡婦安娜的時候，聽說安娜的媳婦蘇斐亞來臨，又轉移了他戀愛的方向。後來又插進第四個女人馬雅。他終於爛醉如泥，被安娜蘇斐亞和馬雅所圍攻。這時他的妻子撒霞已經吞了火柴，服毒將死，蘇斐亞又拿手槍將拍拉通諾夫打死。

在第一幕裏，拍拉通諾夫雖是無用，還有一點向上的希望。他說：『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一個沒有地位的人……只是當學校裏的教員……』〔我的黃金時代是永不再來了！我將光陰虛擲在蠅蠓的小事上……除了這個身體，我將一切都埋葬在墳墓裏。〕我不說到別人，但是我自己又做了些什麼呢？我自己是怎樣播種，培養和發生的呢？……罪惡在我四圍熬煎着，吞食我的同胞們；而我卻叉手而坐，好像我做過很煩重的苦工似的。』

可是後來就漸漸的不行了。安娜要比拍拉通諾夫自覺一些，她說：『我將要滅亡……一個開通的女人卻不做一點事。彷彿我是過剩的人物似的。』

最有趣的是，柴霍甫一切的後期作品，在無用之人拍拉通諾夫裏都已略具雛型。這本戲劇真可以當得起老祖宗的稱號。主要人物沒有希望沒有意志的拍拉通諾夫就很像伊凡諾夫中的男主人公。如果不是結構不同的話，人家真要以爲伊凡諾夫是無用之人拍拉通諾夫的改作呢。貴族的中落，感傷的氣分以及傢具的拍賣又很像是櫻桃園的胚胎。同樣的例子還很多。總之柴霍甫在二十歲時就已經將後期作品打好輪廓了。

我們現在再看一看藝術一方面。柴霍甫對於戲劇只是初學，因此在四幕裏堆滿了許多人物和許多事情。有一幕爲了使女主角有機會自殺，甚至使火車上臺。人物的出入也很不自然。不過他寫弱者的性格卻是他的專長。

關於英譯，寇諾斯在序上沒有說到這本戲劇的來源。這戲劇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似的；這戲劇是怎樣產生的一句也不會提起。其次，柴霍甫對於這本戲劇並沒有題名，俄

文原文只書作柴霍甫未刊的戲劇，這英文的題目是否是譯者加上去的呢？如果是的，譯者也應該申明一下，免得讀者誤以爲是柴霍甫原定的題目。